

## Selecting Informational Picture Books for Elementary EFL Learning

Lichung Yang

University of Taipei, Taipei 100, Taiwan

### Abstract

This essay outlines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al picture books as reading resources for elementary EFL learning in Taiwan. It first describes the key role they play in the literacy curriculum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then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 informational picture books, comparing them with picture storybooks. The essay finally lists some relevant sources for the classroom.

**Keywords:** informational picture books, reading instruction, Basic Curriculum Guidelines

## 選擇知識類圖畫書作為國小英語學習資源

楊麗中

臺灣 臺北市 100 臺北市立大學

### 摘要

本文介紹知識類圖畫書，思考結合該類型圖書投入國小英語閱讀教學的教育意義。本文首先嘗試理解當前語文教育的潮流以及未來素養導向課綱對學童英語文學習的期待。然後，就英語文閱讀教學的脈絡，提供知識類圖畫書的操作型定義，比較圖畫故事書和知識類圖畫書的差異，並介紹若干相關資訊，作為國小教學現場選擇英語學習資源的參考。

**關鍵詞：**知識類圖畫書、英語文閱讀教學、十二年國教課綱

---

通訊作者：楊麗中

通訊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電子郵件：lichung@utapei.edu.tw

DOI:10.6701/TEEJ.201806\_65(2).0002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各種資訊瞬間湧現，國小學童需要學習認識不同體裁的簡易英語文本。除了圖畫故事書之外，不同主題的知識類圖畫書也是重要的英語學習資源。臺灣的國小英語教學已實施了十七年，圖畫書的教育功能也逐漸受到正視，在不少的教室成為課本之外的輔助或補充教材。過去這些年，許多教師在課堂內使用圖畫書，搭起了語文學習與英語閱讀之間的橋樑；但是，在國小英語閱讀使用圖畫書，特別是知識類圖畫書（*informational picture book*），似乎仍需相當程度的認識與成長。

最近對臺灣北部地區國小英語教師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教科書為主的小學英語教室，每學期每個班級平均能夠使用一至二本左右的圖畫書（Yang, 2015）。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許多老師在課堂上使用圖畫書，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圖畫故事書，而且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以少量文字呈現的故事（Yang, 2015）。再者，大多數的故事是以文圖平衡對應的關係呈現。很少有英語教師使用圖文關係較具變化的圖畫書。儘管如此，蘇斯博士以 50 個常見英文字，專為啟蒙兒童能夠獨立閱讀創作的經典故事《火腿加綠蛋》（*Green Eggs and Ham*）不到半數的教師聽過這個讀物。句型充重複性高的圖書如艾瑞·卡爾（Eric Carle）的二本書，《棕熊，棕熊，你在看什麼？》（*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和《好餓的毛毛蟲》（*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仍然是英語教室中常運用的圖畫書。值得注意的是，355 份有效問卷中，教師自我填答的圖畫書不到 3% 提及知識類圖畫書。

由於教學現場對知識類圖畫書的認識與使用，似乎付之厥如。透過這篇文章，筆者希望介紹此類圖畫書，思考結合該類型圖書投入國小英語閱讀教學的教育意義。限於篇幅，本文首先嘗試理解當前語文教育的潮流以及未來素養導向課綱對學童英語文學習的期待。然後，就英語文閱讀教學的脈絡，提供知識類圖畫書的操作型定義，比較圖畫故事書和知識類圖畫書的差異，並介紹若干相關資訊，作為選擇國小英語學習資源的參考。

## 一、英語文學習的趨勢與期待

網路科技的時代，語文學習不能只有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訓練，如何運用語言技能獲取知識，已成為全球化社會不可避免的趨勢。網路充斥巨量資訊已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協助學童處理不斷增加的資訊，培養其具備閱讀理解資訊文本的能力也成為教育工作者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關於這個議題，美國、英國、愛爾蘭以及澳洲等國早已將知識類文本（informational text）列為培育閱讀素養的重要學習資源。以美國為例，州政府訂有所謂的「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簡稱 CCSS），其中將知識類文本定義為「文學非小說以及歷史、科學、技術文本」（Literary Nonfiction and Histor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xt）。所謂知識類文本，顧名思義，除了自然、社會科學之外，還包括了自傳和傳記（即文學非小說），各類圖表、地圖，以及數位化資源。目前全美國至少四十幾個州採用這套核心標準，從幼稚園即開始協助學童認識知識類文本（Dreher & Kletzien, 2015, p.3）。先進國家對知識類文本的重視也反映在閱讀評量時的試題選材上。以美國的國家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 NAEP）為例，四年級學生的評量中使用 50% 知識類文本，而且學生的年級愈高，該類文本的比例愈高。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針對 49 個國家 9 歲至 10 歲兒童進行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The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其閱讀評量也採文學性及知識類文本平均各半的比例（Dreher & Kletzien, 2015, p.5）。

除了英語為母語或官方語的國家之外，其它國家如芬蘭、瑞典、德國、西班牙、阿根廷的若干區域則實施「學科內容與外語整合的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歐盟許多國家自 1990 年代初期即發展並持續擴大進行此類教育實驗。Coyle, Hood & Marsh（2010）綜合雙語教育、學科為基礎的教育以及英語為外加語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出這種「雙重聚焦、學外語同時習新知」的語文教育。這三位語文教育研究者在回顧學科內容與外語整合學習的發展時，引用了生態建築思想家理查·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在 1960 年代提出所謂「協同加乘」（synergetics）的觀念。

植基於富勒的論點，他們認為，在講究迅速、移動和分工的全球化時代，實際上各個知識/專業領域處於某種畫地自限的分裂狀態。因此，Coyle, Hood & Marsh 提出了學科內容與外語整合的學習，強調整合、匯聚和參與學習（*integration, convergence, and participative learning*）是影響時下年輕人學習的三個關鍵理念（p.5）。經過二十多年在歐、亞、美、澳洲許多國家地區的實施，目前這套教育實踐已開發出許多不同的規模與運作方式。

運用英語文獲取知識的潮流也反映在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雖然英語屬於外國語文領域的一部份，但是隨著國內外教育潮流的趨勢，九九課綱也沸沸揚揚地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改。經過研修的新課綱中，關於英語文領域的核心素養，除了語言技能和語言知識之外，更重視語言的使用。舊課綱以「能力指標」做為教學及評量的依據，新課綱的總綱則增加了「培養國小學生的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此外，新課綱也強調「學習方法與策略引導」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幫助學童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國教院，2017, p.3）。對應總綱規劃的核心素養，國小英語文領域（簡稱英語文領綱）訂有六項核心素養，包括自主行動（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溝通互動（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社會參與（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國教院，2017, p.10）。其中，在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項目下，期待國小學童「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國教院，2017, p.11）。再者，新課綱除了倡導各領域的核心素養之外，也呼籲打破單一領域／科目的傳統疆界，科目垂直連貫與水平統整課程設計，議題融入英語文課程綱要即為具體的例證（國教院，2017, p132）。如果單純只就英語文的學習內容而言，簡單地說，舊課綱著重語言技能的培養（*Learn to Use English*），培養音韻覺識到能夠運用閱讀理解的技巧；新課綱除了基本語文技能之外，同時還要能夠學習運用語文思考、運用語文獲取新知（*Use English to Learn*）。因此，綜合上述，從國內外英語文課程標準或綱要來看，無論英語為第一或第二語言學習，語文學習資源多樣化，特別是導引協助學生閱讀理解知識類文本，儼然成為時勢所趨。

## 二、何謂知識類圖畫書？

圖畫書作為一種結合圖像與文字符號的創作或表現型式，無論主題或內容，展現豐富多樣的風貌。若依其設計型式，圖畫書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如無字圖畫書、字母書、數字書、概念書、故事書和非虛構圖書（Norton & Norton, 2010）。除此之外，作為語文教育的學習資源，圖畫書也可依據其內容特性，概略分為「文學/故事類」和「知識類」讀物。前者多屬虛構敘述，以詩歌、童話、寓言、故事、小說等文類表現；後者則以實證資訊為主，包括自然科學、社會歷史、藝技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圖畫書。

區辨不同類型的圖畫書，一方面是基於創作及應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決實際學習的問題。基本上，由於二者創作的目的不一樣，從發想寫作到作品完成也不一樣。就像同樣是關於「手機」主題的文本，銷售一只新手機的廣告，和解釋那只手機如何操作的手冊，二者在段落組織、遣詞用字乃至語氣文風，應該是不一樣。若是記錄如何用那只手機處理生活大小事，那又是為了不同目的而進行的另一種創作。換句話說，面對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文本，學童需要瞭解不同的文類有不同的創作目的和閱讀對象，也需要認識不同文類的語言特徵。

由於不同類型的讀物是基於不同的教育目標和學習需求而創作，而且各自有其獨持的文本特徵，因此「文學/故事類」和「知識類」圖畫書顯然需要不同的理解策略。雖然文學/故事類的內容多屬虛構或傳說，但是這類作品處理社會倫理、人我自然以及普世價值的主題，也經常以充滿創意想像的方式，解釋現象或闡明議題。這項特徵可以說是早期讀寫教學重視故事教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識字習文方面，透過圖畫故事書，教師可以帶入引導閱讀或共同閱讀的經驗，提供學童建構意義的過程（Evans, 1998）。教師引領學童透過圖文符號，整合不同符號的解讀，建立可能的相互關聯，促進意義建構及發展閱讀理解的技巧。故事敘述的情節通常依時間發展的順序鋪陳，或以直線發展方式（開始、中間和後的結局），或以時序跳躍的方式（倒敘、過往與敘述當下交錯）呈現。讀者一般可透過故事文法（即故事的場景、角色、事件的始末以及故事後的結局等），結合先備經驗或先備知識，運用排序、推論、比較的技巧

巧，預測故事的發展，綜合描述的細節，釐清角色刻劃，確認故事的主旨（Paris & Paris, 2007）。有些傳統的故事敘述甚至依循公式般的模式發展。例如不少童話的事敘述多是以「很久很久以前」（Once upon a time...）開場，通常有三個有點相像卻又明顯不同的角色（如三隻小豬、三個兄弟或三個姊妹）或是三個考驗。文字方面，故事敘述幾乎多是使用過去式的動詞；較少使用學科術語，多是一般日常生活用語或屬於基本人際溝通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簡稱 BICS）（Cummins, 1979）。

有別於文學/故事類圖書，知識類圖畫書的主要目的是傳遞實證資訊；條理分明的文本結構顯然是闡明資訊的不二法門。在圖像語言方面，不像文學/故事類圖書經常依故事或創作者的風格而變化萬千；雖然也是結合圖像與文字不同的符號，知識類圖畫書經常以照片或寫實風格呈現。擅長動物主題的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甚至強調以相當實物尺小寸作等比例縮放。再者，在版面編排上，知識類圖書通常會依該書主旨建立目錄，並且以明確的主題或按時序的發展設定章節大小標題。有的還會在正文後面附加索引，提供主題快速查詢，甚至列出該書的參考資料來源，或是可供進一步探索的相關資料。

更重要的是，為學童編寫的知識類圖書通常採平鋪直敘的方式撰述。文本結構方面，除了描述生命週期或成長階段會以時序或過程發展呈現之外，知識類圖畫書通常採說明文（expository text）型式，包括因果關係、比較、排序、舉例、分類、提問與回答等模式呈現（Dreher & Kletzien, 2015, p.77）。我們用一本約二十頁左右的讀本《它是魚嗎？》（*Is it a fish?*）為例說明。該書開門見山，提出「什麼是魚？」的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該書先提出自然科學的定義，然後依定義中提到的關鍵字詞，例如水中動物、鰓、鰭、骨骼、鱗和變溫動物等特徵，設定為各章節的標題，然後在各章節中依序分別進一步說明。文字使用上，有關魚的「定義」，像大多數知識類圖畫書的文字敘述一樣，是用現在式、而且是用表示存有關係（to have, to be）的動詞表述（“Most fish have fins. A fish has bones inside its body. Most fish have scales all over their bodies. A fish is a cold-blooded animal.” p.3）。在各章節，進一步解釋魚的各項特徵時，每個章節都有其說明模式。譬如，魚是水中動物（All fish live in water.）這一章是採「分類」的方式（classification）陳述（“Some fish live in the ocean. Some fish live

in rivers and lakes. Salmon and eels live in salt water and in fresh water.” pp. 4-5)；在解釋魚是變溫動物時(“All fish are cold-blooded animals.” p.14)，除了說明該類動物的體溫隨周遭環境變化之外，還和恆溫動物作「比較」，並且「舉例」說明何者為恆溫動物(例如 people, cows and seals)和何者為變溫動物(例如 fish, snakes and crocodiles)。若與充滿音韻童趣的故事如蘇斯博士的《一條魚，兩條魚，紅的魚，藍的魚》(One fish, two fish, red fish, blue fish)相比，《它是魚嗎？》這類圖書具有常識性的優勢，而且使用學術方面的語言(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簡稱 CALP)(Cummins, 1979)。專業術語包括，「鰭」幫助魚在水中游泳(Fins help fish swim in the water.)，魚經由「鰓」從水中獲得「氧氣」(Fish get oxygen from the water through their gills)。對國小學童而言，他們至少聽過或看過魚，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如餐桌、池塘或水族館聽過相關語彙，也可能在學校的其它學科中接觸過，甚至習得先備知識。若在國小英語課閱讀英文圖書《它是魚嗎？》則是植基於先備知識或經驗，加強語言技能，確認語言知識和學科知識，也同時學習運用英語獲取知識。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用詞方面，討論者經常將「文學/故事類」歸類為「虛構」(fiction)敘述，將「知識類」歸類為「非虛構」(non-fiction)，因而將「知識類」與「非虛構」交替使用，不分軒輊。但是，也有學者區辨「知識類」與「非虛構」圖書，認為知識類圖書只是非虛構圖書的一部份，所謂的知識類圖書包括自然與社會科學，但是排除個人的自傳和傳記，也排除操作手冊之類的讀物(Duke & Bennett-Armistead, 2003, pp. 16-17)。考量圖畫書創作的目的以及各自的語言特色，本文則採「文學/故事類」和「知識類」的分類。理由有二。首先，由於虛構與非虛構的分類似乎過於武斷，無論那一種分類，都是透過圖像和文字所構成，早已遠離所謂的實物實境，均屬於不同符號建構的語境。再者，有些知識類圖畫書會以韻文或結合故事敘述增加閱讀時的趣味。前者如約翰·席斯卡(Jon Scieszka)撰文，藍·史密斯(Lane Smith)繪圖的《科學魔咒》(Science Verse)；後者如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和布魯斯·迪根(Bruce Degen)合作的《魔法校車》(The Magic School Bus)系列。有些簡易讀本如 Jean Marzollo 撰述的《我是毛毛蟲》系列則是以第一人稱敘述的觀點，採取擬人化的方式描述生物的特徵。這種「混搭」或者說具有雙重目的文本，



對於學童的閱讀理解，究竟是裨益獲取知識亦或徒增讀者的困惑，顯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瞭解。

### 三、選擇知識類圖畫書作為英語學習資源

對知識類圖畫書有了初步的認識之後，問題是：如何選擇適合我們學生的知識類圖畫書？當然，知識類圖書重要的特質就是內容準確。如果內容有誤，就無法名為知識類書。而且，既然屬於知識類圖書，資訊的新舊，就像乳類蔬果一樣講究新鮮，恐怕也值得考慮。再者，對我們的孩子來說，文本的難易度（字詞、句構、句長及句子多寡等）則是另一個重要考量。除了上述要項之外，個人以為圖畫書的整體設計及圖文編排也應列入考慮。一目了然的版面組織、吸睛的圖像語言以及生動的解說都是提昇閱讀理解、增進閱讀樂趣的關鍵。以下分別就相關獎項、雜誌和創作者三部份列舉數例，方便有興趣的教師參考。許多例子可以透過網路、圖書館或專售英語讀物的書店找到。

首先，獎項部份，知識類圖畫書有時會入選一般熟知的凱迪克獎（Caldecott Medal）。這個獎的評選標準不只是評量書中的資訊內容，而且更重視書本整體的圖文設計。知識類圖畫書能夠入選凱迪克獎，意味著圖像與文字的融合，也是構成優質知識類圖畫書的重要條件。此外，美國有兩個專為知識類圖畫書設立的獎項。一個是世界圖解獎（The NCTE Orbis Pictus Award），該獎是美國英語文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於 1989 年設立，旨在肯定並提倡為兒童創作的傑出非虛構作品。獎項名稱 Orbis Pictus 取自捷克著名教育家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於 1658 年出版的同名書籍，此書被視為西方世界第一本配有插圖的兒童啟蒙教育百科全書。另一個則是由美國圖書館協會兒童圖書部門（The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 ALSC）每年負責遴選當年度的最佳知識類圖畫書，授予希柏知識類書獎（Sibert Informational Book Award）。該獎項的命名則是紀念位於伊利諾州老牌書店（Bound to Stay Bound Books）的負責人 Robert F. Sibert。透過瀏覽獎項的網頁，我們可以對國外教育單位如何選擇優質知識類圖畫書建立初步的認識。事實上，除了書籍之外，兒童英語雜誌也是不錯的知識類圖書資源。世界知名的《時代雜誌》和《國

家地理雜誌》都有出版專為兒童設計的分級簡易讀物，圖文並茂、內容多元，能夠因應不同小讀者的語言學習起點。兒童教育圖書出版社如 Kids Discover, Scholastic 也有如 *Kids Discover, Let's Find Out, Scholastic News* 等知識類報章雜誌。而且，除了紙本印刷品之外，都有網路線上平台可供使用。

此外，如果教師有興趣帶領孩子從事主題探索或認識創作者，通常多聚焦文學/故事類圖畫書創作者如卡爾爺爺（Eric Carle）和蘇斯博士（Dr. Seuss）。搭配整合其它學科內容，英語老師不妨考慮他們的作品和一位知識類圖畫書創作者。例如，除了前面提過的 Steve Jenkins（和他的太太 Robin Page）之外，Aliko, Melvin Berger, Allan Fowler, Gail Gibbons, Ruther Heller, Seymour Simon 等人的作品都可以在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小小外文世界找到。在和不同學習需求的孩子閱讀時，即使只有提供書本的封面、瀏覽其中的版面設計，挑書中一、二頁相關主題和孩子共同討論，或是由教師設計問題邀請孩子自己試著尋找答案，都會是學英語同時習新知的趣味遊戲。

## 結語

面對國內外教育潮流，英語教育工作者必須體認當前的語文教育，除了識字習文之外，有必要跨出傳統的文學/故事教學，引領年輕的孩子一起學習運用語文閱讀不同類型的圖畫書，認識不同類型的文本，探索不同的世界。除了透過文學/故事教學涵養學童不同層次的經驗之外，學習如何透過語文獲取知識、處理知識，對絕大多數的師生而言，是一項具挑戰卻也是值得嘗試努力的任務。再者，就未來新課綱對各領域核心素養的期待，在議題教學以及跨領域課程設計方面，知識類文本可以說提供了英語文領域與其它科目/領域銜接的樞紐，提供了運用英語獲取新知的重要資源。知識類文本的目的是擴增讀者的知識，認識不同主題和人物相關的概念和術語，熟悉說明文的各種表達模式。但是，這些對我們的孩子而言可能遠不如故事來得熟悉。面對當前的教育發展趨勢，考量知識類圖畫書是過去較為忽略的資源，如何選擇運用此類圖畫書於國小英語閱讀教學應該是值得思考研發的方向。

## 參考書目

-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 (2018). *Terms and criteria: (Robert F.) Sibert Informational Book Aw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a.org/alsc/awardsgrants/bookmedia/sibertmedal/sibertterms/sibertmedaltrms>
- Cummins, J. (1979). 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the optimum age question and some other matters.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9: 121-12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4573070\\_CognitiveAcademic\\_Language\\_Proficiency\\_Linguistic\\_Interdependence\\_the\\_Optimum\\_Age\\_Question\\_and\\_Some\\_Other\\_Matters\\_Working\\_Papers\\_on\\_Bilingualism\\_No\\_19](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4573070_CognitiveAcademic_Language_Proficiency_Linguistic_Interdependence_the_Optimum_Age_Question_and_Some_Other_Matters_Working_Papers_on_Bilingualism_No_19).
- Cutting, B., & Cutting, J. (1999). *Is it a fish?* Penrose, Auckland: Wendy Pye Publishing Limited.
- Dreher, M. J., & Kletzien, S. B. (2015). *Teaching informational text in K-3 classrooms: Best practices to help children read, write, and learn from nonfic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Duke, N., & Bennett-Armistead, V. S. (2003). *Reading and writing informational text in the primary grades*. New York: Scholastic.
- Evans, J., ed. (1998). *What's in the picture? Responding to illustrations in picture books*.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17). *Orbis Pictus Awa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2.ncte.org/awards/orbis-pictus-award-nonfiction-for-children/>
- Norton, D. & Norton, S. (2010). *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ld: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New York: Pearson.
- Paris, A., & Paris, S. (2007). Teaching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o first graders.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25 (1), 1-44.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7739850>
- Yang, L. (2015). Using picture books with 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s EFL classrooms. *Asian EFL Journal*, 17 (1), 8-35.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手冊第五版。Retrieved from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12093015.pdf>